

# 粵語保存了若干字的古音韻

思果

我們讀王維的〈偶然作二首〉，第一首押上聲二十二養的韻，第二首押上聲四紙的韻，發見裏面有幾個去聲字：第一首有個「上」；第二首裏有「市」、「是」、「鄙」，覺得很奇怪，是王維押錯了嗎？一查詩韻，他完全不錯，原來好些今天讀去聲的字，在從前是讀上聲的。在聲韻學上這叫「濁上作去」，因為中古全濁聲母的上聲字今天才讀成去聲——這當然是就普通話來說，廣州話則有些字變成去聲，有些字仍然是上聲。

我一查上聲各韻，發見這種去聲本來讀上聲的有下列常見的字：

一、董：動

二、腫：重、奉

三、謙：棒、蚌、項

四、紙：是、氏、妓、視、市、跪、技、鄙、似、士、峙、痔、恃

五、尾：卉

六、語：拒、距、炬、敘、序、緒、巨、詎

七、慶：父、戶、豎、簿、聚、部、柱、杜、愈、扈、怒

八、薺：陸、弟、遞

十、賄：賄、倍

十一、軫：盡、盾

十二、吻：近、忿

十三、阮：飯

十四、旱：早、散、伴、斷、但

十五、潛：限、撰、棧

十六、銑：善、辯、辨、餞、踐、棧

十八、巧：鮑

十九、皓：皓、道、造、稻、抱、昊、浩

二十、哿：坐

二十一、馬：下、瀉

二十二、養：像、象、橡、杖、丈、仗、上、蕩

- 二十三、梗：境、逞、靜、幸、杏  
 二十五、有：後、婦、負、厚、右、受、阜、臼、誘  
 二十六、寢：甚  
 二十七、感：澹  
 二十八、儉：儉  
 二十九、賺：範、艦、犯、范

以上各字，約有一小半粵語仍讀上聲：如重、棒、蚌、婢、市、恃、鄙、似、拒、距、柱、賄、倍、盾、忿、旱、抱、坐、憶、逞、厚、臼、誘。

所以王維的那題第二首詩用粵語讀，讀全是上聲，單單是沈歸愚選的《唐詩別裁集》裏五、七言古詩用上聲押韻的，還可以舉出杜甫〈九成宮〉裏的「崖斷如杵臼」，〈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〉裏的「歸為尚書婦」、「宜與英俊厚」，韓愈〈送石處士赴河陽幕〉裏的「常山險猶恃」，杜甫〈悲陳陶〉裏的「仍唱胡歌飲朝市」、〈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〉裏的「百壺且試開懷抱」。

順便一提，若干古韻上聲字，如範、艦、犯、范，現代粵語裏都讀成陽去，也和古時候不同了。但是我們如果用粵語來讀古詩，遇到押上聲韻的，有一大半不成問題（因為還有很多字，今天仍舊唸上聲，如講、港、紙、只、抵等等）。有問題的只是上面帶出來的那些。

我一向只注意到閉口韻的問題，如平聲十二侵、十三覃、十四鹽、十五咸在粵語裏全是用m收音的；國語已經改為n收音了。讀國語的人不知道十一真和十二侵為甚麼不同韻。他如果懂粵語就知道這兩韻的字古時候收音大不相同。

我不會說閩南話，不過凡是粵語裏用m收音的字，閩南語裏也一樣。大抵從前北方人到南方來保存了口音。北方被外族侵犯，口音改了，南方沒有跟着改。這一點我還沒有去研究，相信語言學家會有精確的史料，更詳細的說明。我只能說，我們讀古人的詩文，知道粵語是有用處的。閩南語也一樣。除了閉口韻，別的方面也可以在方言裏找到古人的音韻，就如四支裏的「兒」粵語讀如「宜」，就比國語的音更合。

國語不但喪失了若干漢字的古音，最大的缺點是喪失了入聲。我的北方友人寫舊詩，往往把入聲字當平聲。他們要靠查字典，不是國語拼音的字典，是注了反切和韻的字典。當然不寫舊詩無所謂，不過欣賞閱讀舊詩，知道一點古韻總是好的。

不諳粵語的也可以靠注了粵語音的字典，查出上列各字的聲。最好請精通粵語的人讀一讀，就可以知道古人押韻沒有錯了。

試把李清照的〈聲聲慢〉用粵語讀，真就精神百倍了。原因很簡單，原詞用的是入聲韻，讀國語，全變成了其他聲，急促換成緩慢，詞人心裏的難耐舒徐了。這只是一例，所有入聲韻的詩詞用國語讀全打了折扣。我們不讀舊詩詞則已，要讀就要知道古人怎樣

唸的，才能領略原作聲調的作用。粵語並沒有完全保持這種作用，但是比國語保持的多很多。我們不都是精研古音韻的學者，如果靠懂得粵語，多領略不少，也是好的。

粵人對於說國語的「行走不分」，很氣忿，是有充分理由的。（按粵語，走是急趨，現代漢語訓為緩行，但若干辭語以「走馬看花」、「競走」，還保存原意。）還有別的詞語如「卒之」，都是古文裏常用的。我們怎麼能不學粵語呢？